

肯尼迪家族的“御用”传记作家爱德华·克莱因的最新力作

# 肯尼迪 诅咒

美国第一家族150年  
The Kennedy Curse: 的厄运

Why Tragedy Has Haunted  
America's First Family for 150 Years

爱德华·克莱因 著 袁曦临 译

肯尼迪家族的故事就是一长串讣告，身为肯尼迪家族一员，你就不要指望躺在床上静静地死去。

南京出版社

K 897.127

K 638

# 肯尼迪 诅咒

美国第一家族 150 年

**The Kennedy Curse:** 的厄运

Why Tragedy Has Haunted

America's First Family for 150 Year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肯尼迪诅咒：美国第一家族 150 年的厄运 / (美) 克莱因著；  
袁曦临译. —南京：南京出版社，2004

书名原文：The Kennedy Curse

ISBN 7-80614-748-9

I. 肯... II. ①克...②袁... III. 肯尼迪, J.F. (1917~1963) - 家族 - 史料 IV. K837.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6098 号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4-220 号

**书 名：**肯尼迪诅咒：美国第一家族 150 年的厄运

**作 者：**爱德华·克莱因

**出版 (发行)：**南京出版社

社址：南京市成贤街 43 号 3 号楼 邮编：210018

网址：<http://www.njcbcs.com/www.njcbcs.net>

联系电话：025-83283871 (营销) 025-83283883 (编务)

电子信箱：[webmaster@njcbcs.com](mailto:webmaster@njcbcs.com)

**责任编辑：**张德玲

**装帧设计：**书衣坊

**印 刷：**新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880×1230mm 1/32

**印 张：**8

**字 数：**159 千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6000 册

**书 号：**ISBN 7 - 80614 - 748 - 9/K · 69

**定 价：**22.80 元

南京版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 目录

## 绪 不祥之屋 < 1

肯尼迪家族之诅咒——  
编年史 < 28

## 第一部分 苦难的根源 < 33

- 1 无意犯下的罪行——帕特里克·肯尼迪 < 35
- 2 宠儿——约翰·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 < 65

## 第二部分 忧患 < 89

- 3 不合时宜的见解——约瑟夫·帕特里克·肯尼迪 < 91

## 第三部分 磨砺 < 141

- 4 不顾一切的鲁莽举动——凯瑟琳·肯尼迪 < 143
- 5 通往达拉斯之路——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 < 177

## 第四部分 天谴 < 1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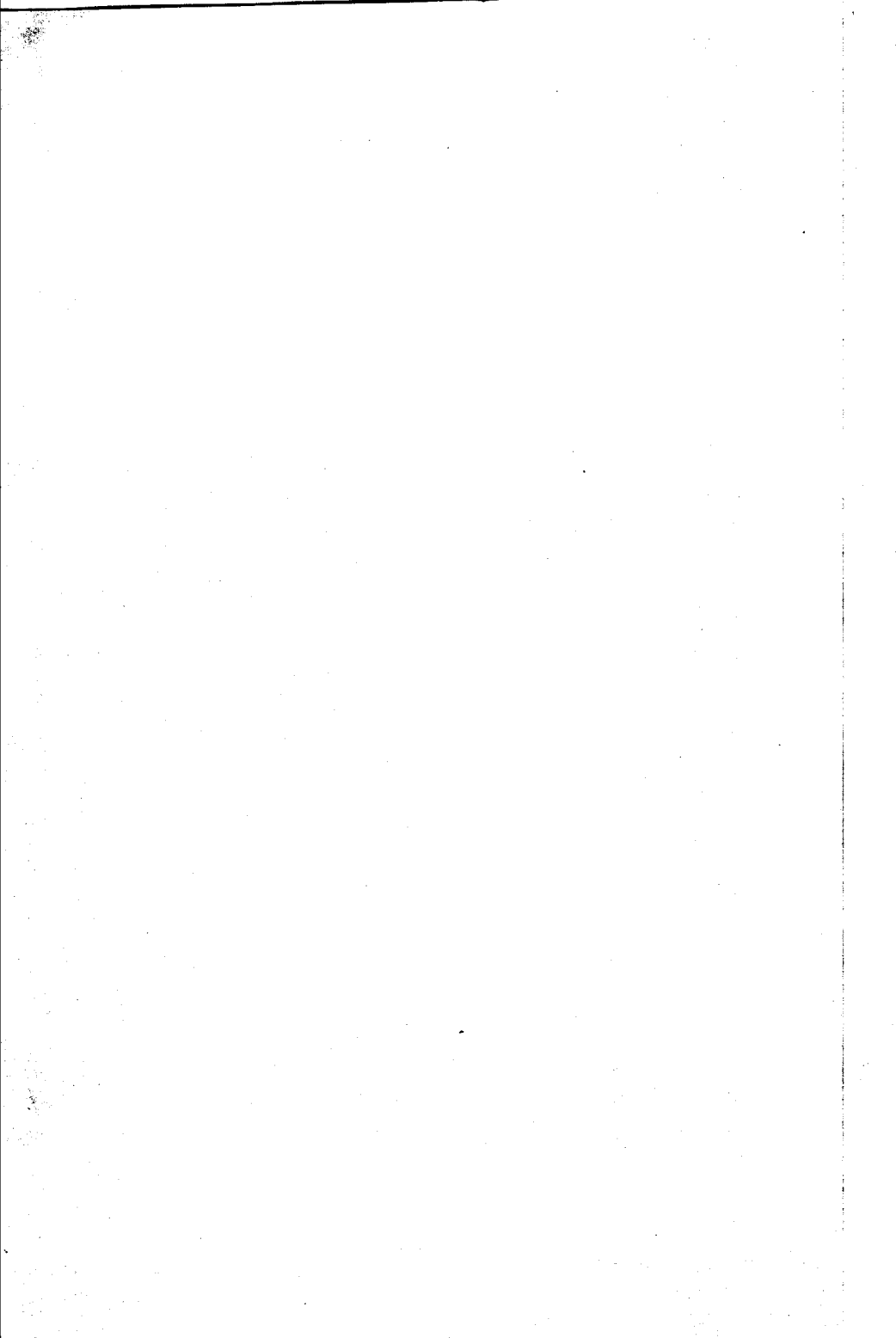
- 6 神的暮色——威廉·肯尼迪·史密斯 < 199
- 7 如出一辙——小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 < 226

## 第五部分 终章 < 245

家族大厦的坍塌 < 247  
致谢 < 253



绪 不祥之屋





这是幢不祥的房子……诅咒的阴霾笼罩着整个家族。罪恶的欲望不可遏止，痛苦和死亡借罪恶之手无情地惩罚着每一个无辜者和有罪的人。

——艾迪·汉密尔顿《神话》

“知道吗，我想要个孩子。可每当我对卡罗琳提起这事，她总是背过身去拒绝和我发生性关系。”

这是1999年7月14日的下午。在纽约斯坦霍普酒店的一间套房里，夏日白昼的最后一缕阳光正渐渐地从地板上退去，约翰·肯尼迪坐在他超大号的床边，肩膀上夹着电话，向朋友诉说着心中的郁闷。从时髦的斯坦霍普酒店的窗口向外望去，在第五大道另一边，坐落着著名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此时，离约翰·肯尼迪的飞机失事只有两天的时间了。

“这不单纯是性的问题，”约翰对他的朋友说，“我根本不可能和卡罗琳谈任何事情。我们俩现在完全视同陌路。”约翰的朋友在飞机失事几天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觉得历历在目。

约翰欲言又止，他的朋友觉得他正尽力让自己恢复正常。然而，压抑多年的痛苦和挫折感终于在电话线的另一头像决堤的洪水般宣泄了出来。

“我受够了！”他叫嚷道，“这一切到了该叫停的时候了！否则只有离婚一条路。”

约翰和卡罗琳是在离佐治亚海岸不远的一个人迹罕至的小岛上宣读他们的婚姻誓言的。现在，光阴已经走过三个春秋，在此期间肯尼迪家族一直对他们的婚姻问题守口如瓶。如今约翰和卡罗琳已形同分飞之燕，约翰寄居于斯坦霍普酒店，卡罗琳则栖身于特里贝卡市繁华商业区的一幢住宅里。约翰对此的理解是，他的妻子已对他们的生活不寄希望了。

在约翰看来，自己的婚姻生活就像一个逐渐变质的蛋糕，这令他百思不解。特别是起初，一切是那样的美好而甜蜜。那时，

约翰全心帮助卡罗琳，使婚事办得秘而不宣。作为一个天性有点儿顽皮的人这似乎是很好玩的一桩游戏。卡罗琳也曾向她的闺中密友透露：“婚事由我全权打理，而不是他。没人会知道我们在何时何地举行仪式。”

从一开始，如何定做礼服就成了萦绕卡罗琳脑海的一个难题。去找著名的卡尔文·克莱因吗？或是造访天才的黑人服装设计师戈登·亨德森？还是纳西索·罗德里格斯，也就是那个原先受雇于卡尔文·克莱因后来又被招至尼诺麾下的设计师？但是卡罗琳很清楚，由于上述设计师深受公众的广泛关注，所以选择这些人设计结婚礼服无疑会引起不小的震动。

类似的踌躇不决一直维持到婚礼前15天，卡罗琳才决定让名气稍小一些的纳西索·罗德里格斯担此重任，设计她以及伴娘的礼服。

消息传到了卡罗琳的好朋友戈登·亨德森的耳朵里，简直让这个服装设计师失望到了极点。为卡罗琳设计结婚礼服一直是他的梦想，他可以藉此在服装设计界平步青云，而如今这一切将成为泡影。

为了补偿他，卡罗琳将约翰的礼服交给了亨德森设计，并让他负责婚礼的大小事宜。婚礼的准备工作相当周密，连中情局的特工们也自愧弗如。受邀的贵宾仅限于几个关系密切的朋友和家庭成员，这样的婚礼本该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但是卡罗琳拿着那件价值4万美元的珍珠色丝质拖地长裙无所适从，这件昂贵的礼服是无拉练的设计式样，不对称的时髦剪裁。如同许多类似的礼服一样，要想把它穿到身上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任凭卡罗琳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把自己塞进去，或者说挤进去。

这个意外对卡罗琳的打击是巨大的，她顿时变得歇斯底里，不分青红皂白地朝周围的人大声嚷嚷。亨德森把她带到衣帽间，一边竭力安慰她，一边把一条围巾罩着她的头发，想方设法让她把礼服穿上身。尽管如此，在随后重做发型和化妆的过程中，新





娘的情绪仍久久不能平静。

举行婚礼的教堂位于坎伯兰岛上，这个小小的木结构建筑出自第一代非洲移民之手。在去教堂的海边沙地上，留下了卡罗琳细长高跟鞋圆圆的印记。这个身高6英尺、穿着六码衣服、长着麦色头发的女郎，居然在自己的婚礼开始两小时后才姗姗来迟。

总共只有一间屋子的小教堂里烛光摇曳，光线相当黯淡，使得耶稣会的牧师不得不借助闪光灯的刹那闪光来朗读颂词。约翰的堂兄，也是他最好的朋友安东尼·拉齐维尔（托尼）充当伴郎（正如在托尼的婚礼上由约翰作为伴郎一样）。在庄严的仪式结束后，约翰转身向托尼说，这是他生命中最快乐的一天。

每家报纸都把婚礼的消息作为头版头条，无形中渲染出肯尼迪家族的另一个谜团：这个本可以娶世界上任何一个女人作为妻子的男子最终选择了卡罗琳这样一个既不富有，又无名望，既无显赫的家庭背景，又无任何工作成就的女人为妻。卡罗琳拥有的只是一些与众不同的气质、姣好的容貌、对时装的品味和过于精明且不讨人喜欢的机智。

媒体将这个婚姻嘲弄为灰姑娘故事的现代版本，把卡罗琳描绘成一个捕获魅力王子真爱的平凡之辈。但是，这个受到诅咒的神话故事注定将异化为一场噩梦，它是一个不断升级的家庭暴力的写真，并且通奸和吸毒作为其中不间断的插曲，它注定会以某种灾难告终。

1996年秋，当约翰和卡罗琳度完蜜月返回时，被等候多时的媒体逮个正着，这些人早就在曼哈顿时尚中心的特里贝卡地区摩尔街20号的约翰家门口安营扎寨了。这些吵吵嚷嚷的媒体把卡罗琳吓得晕头转向，而约翰却适时地站到媒体面前，以骑士般的风度请求记者和摄像师能否暂时退后，以便给他新婚燕尔的妻子一些时间来适应作为公众人物的生活。

但是“狗仔队”对约翰的这些请求充耳不闻，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他们对摩尔街的包围更是如铁筒般的密不通风。记者们

甚至打开这对新婚夫妇的垃圾袋，像猎狗一样搜寻有关主人公性生活的蛛丝马迹。在约翰和卡罗琳外出期间，“狗仔队”总是不离左右地跟着，他们用力地拍打自己汽车的侧面造成巨响，以此吸引采访对象的目光。在他们回眸的一刹那，无数的闪光灯把他们两个照得眼花缭乱。

通常，只有麦当娜那样的超级明星才有幸获得“狗仔队”的如此追随吹捧。而卡罗琳却轻易地跻身于明星云集的圈子里，载有她照片的杂志一夜间充斥大街小巷。她倡导了流行，时装界也为她癫狂。《每日女装》杂志的编辑帕特里克·麦卡锡，将她吹捧为现代时装的偶像，简直就是卡罗琳婆婆杰奎琳的衣钵传人。《时尚》杂志的安娜·温特和《Harper's Bazaar》杂志的利兹·蒂尔贝利斯急切地想得到卡罗琳的许可，以便为她拍摄各自杂志的封面照片。拉尔夫·劳伦甚至想雇佣卡罗琳作为他创作灵感的源泉——缪斯女神，他曾对他的一个首席助手说：“每当你打算设计任何事物，或者创造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想想卡罗琳·贝塞特。”

约翰对媒体的这一套却是司空见惯了，他孤芳自赏的嗜好正是这样萌芽和膨胀的。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他经常使用一些带有裸露癖的小花招，例如不穿上衣出没于中央公园，或者故意留给“狗仔队”一些机会，让他们拍摄到自己和穿着丁字裤的卡罗琳·贝塞特一起驾艇出海的照片。作为一个在闪光灯和公众瞩目下成长起来的人，约翰深知公开性与权力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如同多数巨星一样，他对遭到忽视带来的极度空虚怀有深深的恐惧。

但是这些对于卡罗琳就是另一码事。岁月慢慢流逝，她变得不再能忍受针对她个人的、冷酷无情的审视目光，以及如影随形的个人隐私的曝光。当在街道上与一个摄影记者不期而遇的时候，她会两眼紧盯着地面，同时耸起双肩。“她让自己看上去像卡西莫多，那个巴黎圣母院的驼子。”卡尔文·克莱因这样评价。



在许多照片里，她更像被猎人追逐的动物。

为了躲避“狗仔队”，卡罗琳不得不向戈登·亨德森借了他“西部村落”的一间房子避难。“摩尔街的房子没有给卡罗琳带来家的感觉，”一个朋友这样评价，“那儿使她厌恶，想到那儿房子的位置就让她作呕，而且约翰把室内装饰布置得一团糟，完全是冷色调的那种，活像单身汉用来打发日子的安乐窝。”

很显然，在朋友们眼中，卡罗琳在重重压力之下已经显露出心力交瘁的征兆，当时她已显现出临床抑郁症的典型症状。在婚后的几个月内，她越来越多地独自一人在屋子里打发时间，有时她喜怒无常，甚至号啕大哭。正如闲聊节目的专栏作家利兹·史密斯观察的那样：“哀叹着自己作为世界上最有名男人的妻子的不幸命运。”

“约翰的生活圈子十分庞大，他的朋友众多，各种社交活动应接不暇。但是卡罗琳却不能从容应对这些。”一个卡罗琳最好的朋友告诉我，“她不愿意外出，故意躲开约翰的朋友们。比如故意缺席晚餐，拒绝到别人家里去或参加活动。多个朋友多条路，这等于说，卡罗琳的好多机会都是她自己堵上的。”

在一个单亲家庭成长起来的卡罗琳对父亲有一种长期以来的疏远感，实际上，她对任何男性可能具有的遗弃行为都怀有过度的敏感。卡罗琳觉得，约翰在《乔治》这本带有政治倾向的生活杂志上投入了太多的精力，冷落了自己。一次，她给在办公室的丈夫发了份传真，上面写道：“现在，请回家来吧，我需要你。”另外，她对于约翰在体育馆练习举重到深夜，和年轻人一起驾驶爱斯基摩人用的皮船漂流也极其厌恶，卡罗琳认为这是他单身汉时期的生活方式。此外，卡罗琳还怀疑，约翰背着她和年轻的女孩子们打情骂俏。

一天晚上，当约翰回到家中，发现他的妻子正像个下等女人般摊手摊脚地躺在沙发前的地板上，头发凌乱，眼神迷茫，与一帮所谓的时髦人物一同吸食可卡因。那些人包括服装设计师、政治评论

家、男模特。在未得到约翰允许的情况下，卡罗琳已经把钥匙给了其中的某些人，并宣称只要他们乐意，可以随时不请自来。

“你的脑袋瓜里有什么？只有可卡因吗？！”据那天晚上在场的一个人的讲，当时约翰冲着自己的妻子大声嚷嚷。

卡罗琳在服装界的一个朋友很清楚，她从街上购买毒品，而且长期服用过量。

“有一次，卡罗琳和我同赴晚宴，约翰由于感冒的原因没有去成。”一个在《乔治》杂志工作的熟人回忆道，“卡罗琳至少去了6次洗手间。回到桌边的时候我发现她的鼻孔周围有一圈白色的粉末。我们光顾了一个又一个酒吧，最后卡罗琳说她希望能去我的住所，但是我拒绝了她。因为我不适合连夜鏖战。凌晨3点我送她回了家。第二天一早，约翰到我的办公室问我：“为什么那么晚还不送卡罗琳回家。”我的回答是：“约翰，你或许得问问她自己为什么那么晚不想回家。”

“卡罗琳就像劣马般野性难驯，”她的那个圈内的人士说，“卡罗琳经常信口开河，有些无礼的行为让她觉得很刺激。她经常把约翰称为‘那个娘娘腔的男同性恋’。一次，在‘玛拉罗戈’，也就是唐纳德·特朗普开设在佛罗里达的一家私人俱乐部里，卡罗琳面对整屋子的人宣布：‘我不得不在去飞机场的路上和一个同性恋在一起……’”

约翰和卡罗琳之间的争执经常演变为一场暴力的格斗，约翰也曾向他的朋友们透露，他感到家庭生活已经深陷充斥打骂的粗鄙泥潭。一次他不得不跑着去急诊室，为的是缝合右手腕上被割断的一根神经。他试图用“发生在厨房的意外事故”来打消别人的疑虑，但这逃不过对他知根知底的朋友的眼睛。真相是，卡罗琳才是这场“愚蠢的厨房事故”的幕后策划者和行使者。

虽然卡罗琳脾气很坏，约翰也属于性格急躁的一类，但奇怪的是，争执中的卡罗琳总能略占上风。当卡罗琳听到约翰背着她



和他的老相好达莉·汉娜偷偷幽会的时候，心头顿时燃起了遏制不住的怒火。

认识卡罗琳的人根本不相信她真能对约翰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深深根植于她心中的不安全感使她永远渴望控制和操纵别人。另外，对可卡因的嗜好也让卡罗琳陷入偏执狂的状态不能自拔。她嫉妒约翰的姐姐凯罗琳·肯尼迪·施洛斯贝格，对约翰生意上的拍档，也就是《乔治》杂志的迈克尔·伯尔曼也心存芥蒂。实际上，卡罗琳要绝对控制约翰，任何危及她地位的人都会招致她的怨恨。

“卡罗琳不喜欢迈克尔·伯尔曼，”她的一位朋友如此评价，“她认为迈克尔不够光明磊落，由于利益的驱使他才巴结约翰这棵大树。卡罗琳不断挑拨约翰和迈克尔的关系。我听到她说过‘我才不相信迈克尔是你的真心朋友呢。他亲近你的惟一原因就是你是小约翰·肯尼迪’。”

不过也正是因为卡罗琳不断插手干涉《乔治》杂志的编辑工作，才最终毁了迈克尔·伯尔曼和约翰的关系，伯尔曼最终离开了杂志。伯尔曼曾视为生命的《乔治》杂志也在失败的边缘摇摇欲坠。

“迈克尔·伯尔曼和约翰的分道扬镳对《乔治》的打击是沉重的。”《Hachette Filipacchi》杂志美国版的前任主编简·路易·金尼伯评价，“当伯尔曼走了以后，事情变得混乱不堪。”设在法国巴黎的总部为《乔治》提供资金支持并负责它的推广。

卡罗琳在得知凯罗琳·肯尼迪·施洛斯贝格对“坎伯兰小岛婚礼”具有讽刺意味的评价后与凯罗琳发生了一场口角尖酸的交锋，最终俩人吵翻了。作为一个在守时方面锱铢必较的人，凯罗琳认为新娘在自己的婚礼上迟到是应该批评的，并且凯罗琳坚持让新娘穿上4英寸高的高跟鞋，这使得卡罗琳在通往教堂的沙滩上蹒跚跋涉，吃尽了苦头。现在凯罗琳和卡罗琳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流，这使得在妻子和深爱的姐姐之间受夹板气的约翰尤为苦

恼。

婚后，能有一个儿子是约翰的梦想，他甚至已经为其起好了名字叫弗林恩。但卡罗琳好像从没有成立三口之家的打算。

“我恨生活在玻璃鱼缸里。在这样的透明小天地里，所有的行动都一览无余。”卡罗琳曾坦率地向一个朋友透露，“约翰或许感到这样生活没什么，但我不行。我怎么能把孩子带到这样的世界里来？”

到底是什么把约翰引入这样一个不祥的关系中来的呢？

在约翰的飞机失事前几个月，流传着几种解释。约翰的许多朋友告诉我，他们怀疑约翰与卡罗琳结婚的原因是想找一个人来填补他母亲逝世后留下的“真空”。约翰在其一生中对于母亲都抱有依赖情绪。

起初我倾向于把这种解释视为不够权威的、自以为是的精神分析，但后来我重新斟酌了一下，开始认为约翰这些朋友的看法或许是正确的。正如他们指出的那样，自暗杀总统事件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约翰仍然像一个手抚父亲灵柩的无助的小孩。约翰自己也在电话中向他的朋友承认，他向来容易受到“如同母亲般意志坚强的女性”的吸引。

然而，卡罗琳不仅仅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女性，而且她有时甚至是贪得无厌、盛气凌人，就连她最要好的朋友也都认为她有一种不加任何掩饰的尖酸刻薄的态度。有人认为，约翰受到卡罗琳迷人的、妩媚的行为风格的魅惑，忽视了她人格上存在的缺陷。要论时髦和干脆利落的风韵，卡罗琳一点也不比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逊色，她的打扮简洁大方，一向令约翰倾慕。卡罗琳在服饰上营造出的那种烟雨迷蒙、可望而不可及的神秘气息使媒体如醉如痴，使公众对卡罗琳的衣着风格长时间地竞相模仿，这些在约翰看来是既刺激又有趣。卡罗琳同杰奎琳一样是一个控制欲望强烈的女人，这也使约翰感到安全和满足。



自从约翰瞥见卡罗琳的那一刻起，他便被她的魅力牢牢吸引。“在他的生活中，到处都有卡罗琳的影子，甚至在他呼出的空气中你都可以隐约地看到卡罗琳。”他的一个朋友这样告诉我，“约翰和她如胶似漆。他常常抚摩着她的头发，即那头被卡罗琳自己染成淡金色的长发。”

卡罗琳理所当然地笑纳约翰表达的崇拜之情，仿佛得到她完全是幸运之神对约翰的眷顾，而不是卡罗琳自己撞了大运。卡罗琳的高傲态度使得在约翰以前所有约会过的女子中显得鹤立鸡群，那些女子包括麦当娜、萨拉·杰西卡·帕克、莎朗·斯通、达莉·汉娜和许多不那么著名的女子。上面所说的许多女人都相对约翰投怀送抱，这反而让他怀疑她们的动机。卡罗琳却正好相反，她对约翰的名声采取了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最终也许就是这种冷静的姿态和她的美貌使约翰着了魔，甘愿成了她的猎物。

卡罗琳还拥有另一种征服约翰的特质。约翰向来害怕被别人视为平庸和保守，而卡罗琳却能帮助约翰塑造一种卓尔不群的形象。

哈齐特·简·路易·金尼伯这样说：“卡罗琳是我遇见的最具有嬉皮士风格的女子（嬉皮士——60年代美国青年中出现的颓废派，他们反对社会现状，以奇装异服、蓄长发、群居、吸毒等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她能与你完全心灵相通，而且极其聪明，几乎无所不知。她能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长达20分钟之久，并且和那人处得仿佛是相识多年的老友一样。她热情、敏感，对别人有一种催眠术般的魔力。”

在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的一生中，有无数男人为之倾倒，但是杰奎琳最终也没能见到她的儿媳妇，便因淋巴瘤去世了。然而这并不妨碍人们的猜测：“如果杰奎琳看到她的儿子和卡罗琳结婚会怎样想呢？”

作为和杰奎琳相交十多年的老友，我曾有很多机会同她聊聊孩子们。同杰奎琳的交谈使我觉得，如果她当时仍然在世，她将反对约翰选择卡罗琳作为妻子。我几乎可以肯定她将动用一切手段来阻止这场婚事。

杰奎琳在对性格的判断方面机敏过人，她一定能够洞悉卡罗琳·贝塞特其实就是一个轻浮的、善于诱惑的、心理上不稳定的年轻女子，这个年轻女子扶正自己带有羽毛装饰的帽子只是为了勾引亚瑟王之子。杰奎琳会有这样的预感，她的儿子与此人结婚定会遭遇不幸。

杰奎琳对孩子们安全的关注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她总是担心约翰和凯罗琳会出什么事故，丢掉性命。这种忧虑对她来讲是顺理成章的，她已经失去了3个孩子（一个死胎，一个流产，另一个则是她两岁的儿子帕特里克），她也曾失去两个丈夫（约翰·肯尼迪和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一个继子（奥纳西斯的儿子亚历山大）、一个妹夫（罗伯特·肯尼迪）。杰奎琳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冥冥之中似乎她要为这些悲剧负责。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伤寒玛丽，”杰奎琳有一次告诉我，“如果我早知道杰克（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会被杀，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让我们的儿子叫小约翰·肯尼迪。”

我至今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种让人惊愕万分的谈话。

“但是显然，”我问杰奎琳，“你是不会相信所谓克星和诅咒之类东西的吧？”

然而，杰奎琳对某种灾难的预言仍然深信不疑。

在我这个旁观者眼里，杰奎琳虽然深爱着她的两个孩子，但她发自内心的关切目光则更多地落在约翰身上。约翰的外表像个牛仔，他身上有着肯尼迪家族男人铤而走险的为人处世风格，这种由DNA（脱氧核糖核酸）决定的特质很自然地成了杰奎琳对他关怀备至的理由。杰奎琳认为约翰还远未成熟，对外面的真实世界毫不知情。他做事有时心不在焉，经常丢三落四，总是迟到，





常常忘记自己的皮夹和信用卡放在何处。他的动作也很笨拙，属于天生会出些事故的一类人。比如因为经常丢失东西的缘故，他把所有的钥匙都拴在一根链子上，糟糕的是当他玩耍这根链子的时候，又往往会打中自己的眼睛。

与此相反，凯罗琳虽然外貌酷似她的亲生父亲，她有他的头发、眼睛、微笑和肤色，但是小心翼翼的性情却如同她的母亲。她喜欢独处，循规蹈矩。每当杰奎琳谈论起有关凯罗琳的话题时，大抵说的都是她取得的成就。

凯罗琳使杰奎琳自豪，而约翰能使她眉飞色舞。

“凯罗琳是那么富有思辩力，”杰奎琳这样对我说，“她独自一人就完成了这部书的编纂工作。她做事认真，有始有终，但约翰就散漫些。约翰是个好孩子，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他做的事经常杂乱无章，难以为继。和凯罗琳比起来他的性格更加外向，这也意味着他受外面的影响会更多，也更容易被引入歧途。我总是对他说，别做出有损家族名誉的傻事，但我不能肯定这些话是否对他有用。你永远也不知道他下一步想做些什么，也不知道在他身上会发生什么糟糕的事情。”

杰奎琳担心有朝一日她不能继续在世上陪伴她的孩子们的时候，约翰会惹上大麻烦。后来，她的担心果然应验了。

死亡，是造物主对杰奎琳一个仁慈的安排。它赦免了杰奎琳作为一个母亲所能承受的最沉重的打击——丧子之痛。后来，约翰在赶赴表妹罗里婚庆宴会的途中，死于飞机失事。即使杰奎琳活到得知她儿子噩耗的时刻，我相信那个消息对她也会是致命的。

如果有神奇的力量使杰奎琳躲过这一劫，我想她会为家族在许多年以来遭受的雷同厄运而惊惧万分。在美国最具名望的家族本应充满欢乐的时刻，灾难的三叉戟再次给了它致命的一击。

正如杰奎琳感受到的那样，罗伯特·肯尼迪最先萌生了所谓“家族的诅咒”这样的念头。在1963年杰克遭到暗杀以后，博比